

星期文库

换房、买房和搬家之四

再上一层楼

贵翔

我的第四次搬家,是从五楼搬到了六楼。转眼到了1999年,随着老人年迈,孩子长大,我家那个只有30多平方米的小中单,越来越显得拥挤。此时,单位有同事已用公积金贷款买了新房。我和爱人商量,也动了改善住房条件的念头。于是,我就开始搜索价格、地点合适的商品房。

由于我父母住在城市的西边,我们夫妻二人的工作单位都在城市的东部,因此,我们把新房的位置,大致定位在单位和我父母住处之间,而这个地段正处在市中心,房价也相对高了一些。那时的高房价,也不过就是3000多元一平方米,如果买个50平方米的独单,也就十五万元左右。这样一来,通过公积金组合贷款,只要首付五万元,就能买下来。

我们在看了几个独单以后,感觉房型不是太理想。售楼员就又给我们推荐了一套东西向顶楼的小偏单,一梯四户,面积大约是70平方米,价格是二十一万元。我们虽然对顶楼的房子有些犹豫,但多花六万元,换成偏单,用现在的话说,性价比还是蛮高的。就在我们举棋不定的时候,售楼员又给我们推荐了一套90平方米的单元。一梯两户,南北向,厨卫已装修,明厅,两间卧室都是阳面,卫生间干湿分离,唯一的缺点是卫生间没有窗户(俗称暗厕)。我爱人对这套房子特别满意,一打听价格,售楼员说,如今这个楼门还有三、四楼的四套和顶楼的一套,其他的都已售出。三、四楼一套价格二十八万元,六楼的那套二十五万元。也就是说最好楼层的房子,比顶楼只多了三万元,但当时的三万元,不能和现在同日而语。从十五万元的独单,到二十一万元的小偏单,再到这个二十五万元的大单元,我的胃口已经越吊越高,最后一咬牙,贷款十七万五千元,买下了那套顶楼的大偏单。至于三、四楼,我根本没敢奢望。

等办好了入住手续,开始装修,虽有父母、姐姐资助,但也只是找了一家小包工队,刷浆、铺瓷砖,再买了几件家电,总共加在一起花了两万多元。

虽然背上了房贷,但住房条件得到了彻底的改善,冬天有了暖气,孩子读书学习有了自己的书桌,亲朋来了也有了客厅招待,每天在家都能洗上热水澡,我们全家还是很知足的。

在得体的范围内。一般来说,男孩们同男孩们玩,女孩子同女孩子玩。我和弟弟们后来都找到了玩伴。

我转过几次学,我喜欢学校里的那些同龄女孩子。她们大多数来自社会的下层,很多都会做家务和做手工,她们同我没有隔阂。有几个还因为心灵相通而成了好朋友。女孩之间总有热情兴奋的情话,说不完讲不尽。从学校说到街上,又从街上说到家里,仍然意犹未尽。因为我们都是长沙人,喜欢敞露激情,与人分享心底的秘密!时常,我们的心就像长沙古城的夏天一般火热。宿舍里也有我喜爱的女孩,我们曾在社会的动荡中同吃同住,夜里讲悄悄话,一直讲到清晨,第二天又继续讲。

“小小,我昨天借到了《简·爱》这本书。”小五兴奋地对我说,“我已经看了一遍。”

“真的吗?真的吗?让我看看吧!”我跳了起来。

“我知道你要看,留在这里呢。”这就是长沙女孩之间的典型对话。



●老树画画

江湖传闻

老 树

秋风临古渡,侠客宿荒村。世人未之见,江湖多传闻。

才子的乡愁》,记述纪晓岚对故里的感情和相关故乡风物诗作,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。

但即使素材丰富,把历史人物改编成文艺作品也实在太难。我想恐怕面临的主要问题,还是如何既要保证历史真实,又要兼顾市场卖点。这对各路编导大腕都是严肃的考验。所以对纪晓岚的各种戏说也可以理解,无非是在增加收视率的同时,也给老百姓增添了一些欢乐。

黑暗中,儿子推门进来,躺到了我的床上。我被惊醒,问他本来应该睡得好好的,怎么跑到我这边来了。

儿子说自己刚写完作业,发现我卧室的空调开着,来蹭凉,说完他就睡下了。我摸出手机一看,凌晨2:08了。

追 赶

徐 徐

这件事发生在开学前两天的夜里。第二天,我没有批评他临开学才赶作业,反而表扬了他——我想让他知道:你努力追赶的样子,爸爸看到了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,那就选好的一面去肯定和表扬吧。

融入长沙古城

残 雪

的语音刚一落,我们后面就响起一个声音:“也不错嘛。”我闹了个大红脸。原来是一位陌生姐姐跟在我们三个人后面偷听,她大概觉得我讲起话来像个小大人,就来取笑我。她哈哈地笑,显得很开朗。

早期的磨合还是内心紧张的。我们的触角缓慢地伸出去,一遇到障碍立刻缩回来了。这就是我们出生的长沙城啊,我们不知道要怎样适应它,我们有点慌了。

但它还是接纳了我们,虽然有点慢。不论是在院子里还是在学校里,甚至在文具店里,我们都能感觉到某种南方人含蓄的古道热肠。诈骗和坏心眼是很少很少的,至少我们从来没有碰见过。那不是性格火爆的长沙人的特征。也许相互间有些计较,但都

关了门,我正思索如何教育儿子,他却先开口了:“是你们错了,我的东西,凭什么不和我商量就直接送人?”这一问,使我给僵住了。妻子解释道:“反正你又不玩了,送给楼下的弟弟不是正好吗?”儿子一本正经地

回答:“可以送,但我的玩具,要由我做主,我来送。”儿子迅速把泪痕抹干,抱起地上的箱子,对妻子说:“妈妈,帮我开门,我去送给毛毛。”

儿子到了毛毛家,一边取出箱子里的玩具,一边轻声对毛毛说:“这把小水枪,是我三岁时爸爸买给我的……这几辆小汽车,是我舅舅送给我的……毛毛,你要珍惜这些玩具哟!”

我和妻子对视一眼,心中豁然开朗,同时也明白,这次真是我们错了。儿子不是不愿意把玩具送人,他只是想与这些陪伴他数年的玩具,作一次告别罢了。

纪晓岚的真与假

何同桂

味,难以提升卖点,所以编导就靠宫廷争斗、唇枪舌剑的戏说博人眼球。但这还是真正的纪晓岚吗?

纪晓岚是古人,但又是不算太遥远的古人。虽有面目全非的民间传说和影视改编作品,但他毕竟有著作传世,有这座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故居,也有后代子孙延续至今。鲁迅肯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“隽思妙语,时足解颐”;孙犁和纪氏后人柳溪谈及她的先祖,也肯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是和《聊斋志异》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,也理解纪晓岚逢迎上谕、委曲求全的某些做法;曾任沧州市委书记的郭华,在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发表《一代

我的童年早期教育是由岳麓山给予的。从山上下来,便来到了长沙古城。

同这个城市的结合充满了困惑。我们三姊妹在同一所学校上学,对于新的环境,我们心里都感到某种恐惧,我们用沉默来面对这环境。

我们一家在那个旧院子住下来差不多快两个月了,还是没交到朋友,也不认识任何人。有一天,院子里的一位大男孩突然惊叹道:“他们来了这么久了,我们还不认识他们!他们太老实了!”

其他孩子全都笑起来。我和两个弟弟尴尬地站在一旁。

后来,这些院子里的孩子就主动找我们玩。但这种好事并不经常发生。大多数日子,我们三个总是在家里玩,有时也一块去烈士公园抓蝌蚪或采桑叶来养蚕。城里可玩的东西太少了,幸亏有个大公园,是我们最欢喜去的。从公园里出来,我由衷地对两个弟弟说:“我们以后每星期来一次吧,有个公园让我们玩也不错嘛。”我

今秋,儿子满六周岁,入了小学。妻子打扫卫生时看到客厅角落里的一大堆玩具,和我商量:“很多玩具儿子都不会再玩了,干脆挑出来,送给楼下的小张吧?”想到小张的儿子毛毛刚满三岁,正需要玩具,我一口同意了。

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,儿子放学回来看到玩具少了一大半,瞬间大哭起来。妻子说:“适合你的玩具给你留着呢,送给毛毛的,都是三四岁小朋友玩的。”儿子继续大哭。我正火冒三丈时,楼下的小张来敲门,怀里正抱着那箱玩具。小张笑着解释:“听到孩子放学回来就哭,我一猜准是因为这箱玩具。”小张把玩具放在儿子面前,摸摸他的头,安慰道:“好了,不哭了,阿姨把你的玩具都送回来了。”儿子的哭声戛然而止。这让我和妻子尴尬不已,送小张出门时,妻子只好连连道歉。

北京虎坊桥旁,有清代名臣纪晓岚的故居。纪晓岚以文才出众名满天下,尤其是相关电视剧热播之后,谈起他和乾隆的周旋应对,说到他与和珅的戏谑机锋,老百姓都能随口讲出几个段子。

在人们的印象中,他一定满腹才学而又伶牙俐齿,长相自然也要风度翩翩、神采飘逸。但讲解员口中的纪晓岚,却和电视剧里或传说里的形象并不相同。据讲解员介绍,纪晓岚皮肤微黑,身材矮胖,嗜肉,说话还稍有结巴。他虽然文笔了得,但口才算不上强项。他每天都要吃肉,完全不碰米面和蔬菜。

纪晓岚是清朝独领风骚的一代才子。这有编撰《四库全书》的功绩为证,有以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为代表的大量文章著述为证,也有林林总总脍炙人口的诗词楹联为证。但如果仅据此编排影视作品,恐怕难以迎合大众口

告 别

董川北